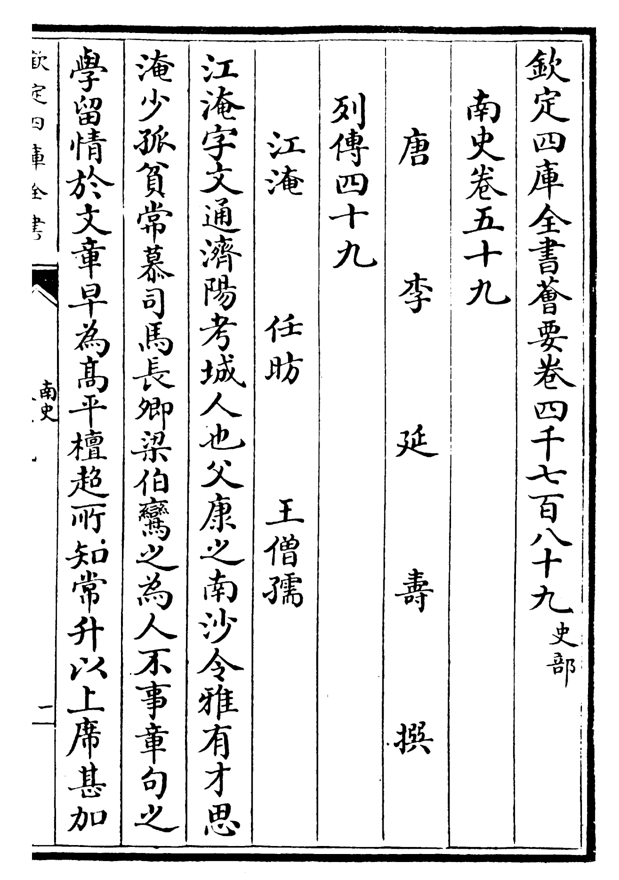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五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

禮馬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彦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甦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

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
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甞不局影凝嚴
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
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
貽謗鈌迹墜昭憲身陷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
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遺加以

涉旬月廹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甞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

縧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禄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歴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霑仁沐義朌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

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為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為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吴興令及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名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寛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

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為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駮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

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二十五
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
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
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
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
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
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
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

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
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護
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
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赴廷
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
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内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来不
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
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曽於樵

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病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

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莱耳以疾遷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為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

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傳志並行於世嘗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蒻嗣

任昉字彦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遥懷名請訴言涙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遥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

鈴落入懐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彦回嘗謂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為奉朝請舉兖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為

主簿倹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㸃正昉因定數字倹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

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甞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毁瘠每一慟絶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宫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

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慍昉亦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
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
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
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昉慙而退末為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
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
署嘗被急名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

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盖謂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禄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慍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阼歷給事黄門侍郎吏部

卽出為宜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産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皃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分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為新

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詞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奬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

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絶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

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

為過於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虫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起故

氤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名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横烟霏雨散巧歴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彛叙粤謨訓捶直切絶交遊視黙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

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連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飆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

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烏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隂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賔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斂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

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

海鄉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
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
驩兜之掩義荊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
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葢
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
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
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

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夏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人譽道文麗

藻方駕曺王英跱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轚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相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㣲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曽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崄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嶃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甞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名補功

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為學林文慧太子欲以為宫僚乃名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為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為始安王遥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為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

並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
誰毁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
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
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
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徳省出為南海太守南
海俗殺牛曽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
生口歳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
而即賣其利數倍歴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

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視事二歳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
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
注中表薄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
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
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時武
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
僧孺為工歴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

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隷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愼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

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壯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户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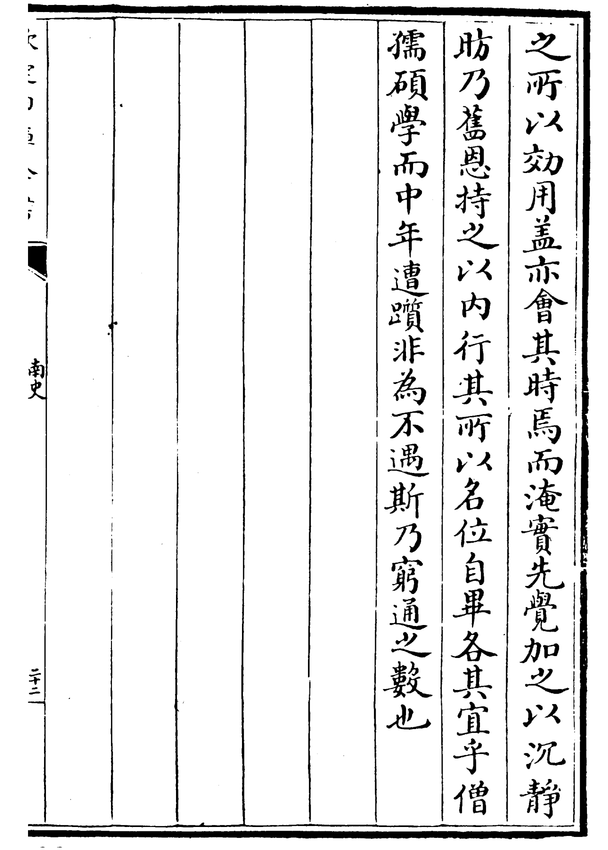
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
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
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熈在寧康之前
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
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
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
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寳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
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

散騎侍郎平陽賈淵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户及淵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

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别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吴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吴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

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徐黄髙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内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



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沉靜
肪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
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南史卷五十九

南史卷五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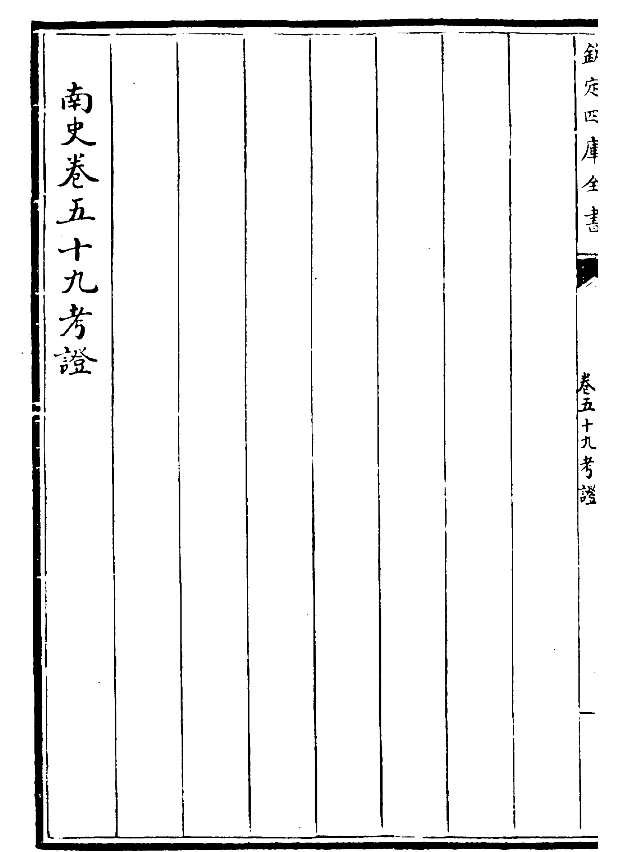
江淹傳豫三五賤伎之末○五閣本注一作王

任昉傳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郎閣本作令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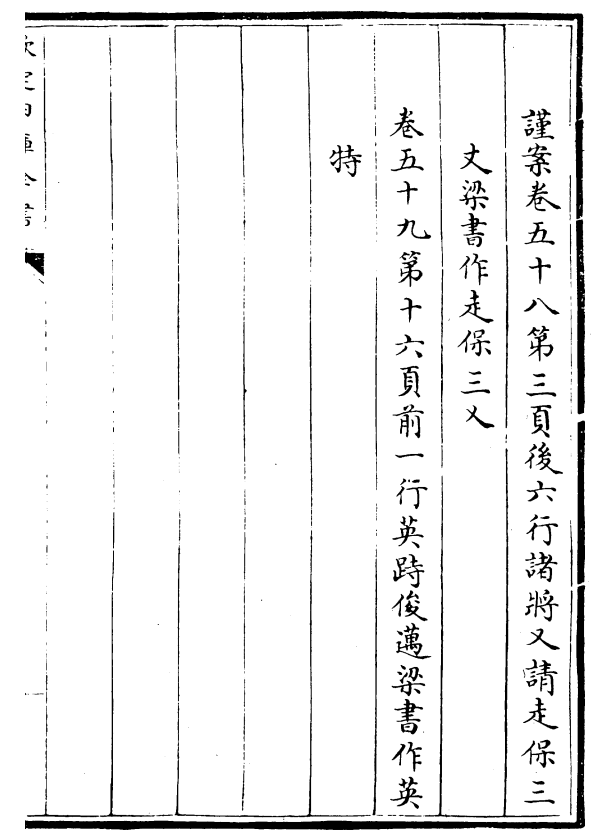
主人听然○听監本作忻梁書同今从閣本

王僧孺傳東海郯人也○監本缺也字今增入

撰起居注中表簿○簿一本作薄今从梁書



南史卷五十九考證



謹案卷五十八第三頁後六行諸將又請走保三丈梁書作走保三丈

卷五十九第十六頁前一行英跱俊邁梁書作英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九十 史部

南史卷六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

范岫 傅昭 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尚

書殿中郎本州别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顔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寳蔡興宗臨荆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宫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

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竒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馬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成内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黄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為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

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岫恭敬
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
恒以廉絜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
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
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隷校尉咸七世孫也祖
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
誅昭六歲而孤哀毁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

航賣歷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
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
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
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
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
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
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
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

每經昭户輒歎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

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户尚書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虚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

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甞餉栗置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内外

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謚曰貞長子諝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諝子準有文才梁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微逺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賔主俱懽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

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
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
令卒於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冲之八世孫冲即
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曽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
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
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
吴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

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瑯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顔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

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為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帝常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為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録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迴避百寮憚之後為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帝謂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

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為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

揚州事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揷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

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諡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已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顯職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

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脱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

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啓革為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賔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

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

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

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

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為府王所

禮款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

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

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

為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

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為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

時祖暅同被拘縶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大八寺碑幷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邪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夭豈畏延明

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華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華不奉佛法乃賜華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華及諸貴遊又手敇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可底突如對元延明邪華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華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華應至並

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
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
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
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
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
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
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
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從重物以迮輕艚革

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内荒儉劫盜公行華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華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華乃廣施恩惠盜賊盡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華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華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華性彊直每朝宴恒

有襃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禄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

中書舍人天監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叅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

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悦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内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

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
候驛塡委勉叅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
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
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
居選官彛倫有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
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

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後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憕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

于嵩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
逈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恥以其先為戲荅旨不恭由
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為太子詹事又遷尚
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
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
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
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
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

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槀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

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昬冠吉凶勉皆

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

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

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

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

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

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

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

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毁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

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
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
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
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
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
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
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
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

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
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
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
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
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
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删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
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
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

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决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

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别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刋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

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

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

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决患腳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為佗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

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

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

為好所以内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
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
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
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
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
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
興瀆中並饒荷茷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
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

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

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
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
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
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救
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
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
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

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别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

答客以自喻馬普通末武帝自筭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别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

決斷曰肅因諡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悱字敬業幼

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宫坊者歴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内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為儀注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

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參軍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為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

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黄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為大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顗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

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彦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荅曰殷族衰悴誠

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瑯邪王奐女奐為雍州刺史啓叡為府長史奐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隷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為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

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後為明威將軍臨川内史鈞體羸多疾閉閤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服闋

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為國子祭酒卒謚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盧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彊直並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運

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南史卷六十

南史卷六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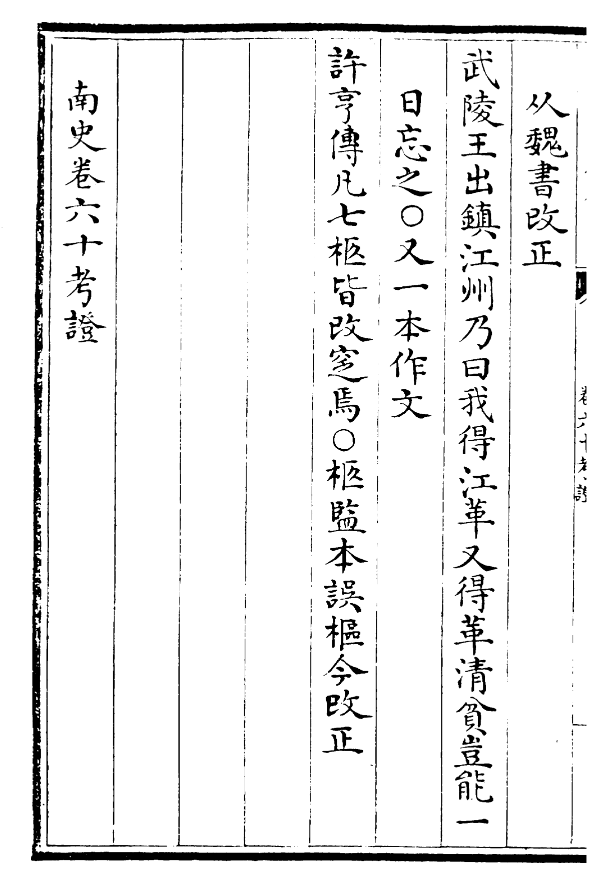
傳昭傳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事宋竟陵王誕○事監本作仕今从閣本

郡有蠻巖○監本脫蠻字今从閣本增入

縣令常餉粟置絹於簿下○粟一本作粟

孔休源傳時周捨撰禮疑義○監本缺義字又下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句缺錄字今俱增入

江革傳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畧反北○請監本誤討今


从魏書改正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又一本作文

許亨傳凡七柩皆改窆焉○柩監本誤樞今改正

南史卷六十考證

南史卷六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子昕 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
在鍾離數為刦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
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
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
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
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説伯之即以為
江州刺史子虎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
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

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懐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竝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别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

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令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竝乗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虎牙時為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虎

牙虎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别駕鄧繕伯之竝不
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别駕請以為
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説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
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緭承忠等每賛成
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
帝勑部内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
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
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緭詐為蕭寳

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緝說伯之令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名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緝為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

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蹷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

輿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讃帷幄之謀秉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惜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孼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

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縣首槀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兹戎

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虎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大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緭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緭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

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内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别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

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别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宫直閤大通元年隷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駞𣴎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鋭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来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渦陽

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别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来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飈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

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鍾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尒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尒朱

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懸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尒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宫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謡曰名軍大将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宫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於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将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説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

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説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尒朱榮尒朱世隆元天

穆介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夾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栰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頛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兖州刺史都督

緣淮諸軍事會有祆賊沙門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强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頴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𤣥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

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
輜重走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
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
之性祗慎每奉詔勑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
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
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
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
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别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板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

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勑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沉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

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

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立也辛茍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没之後題吾墓云陳故

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

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

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謌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勑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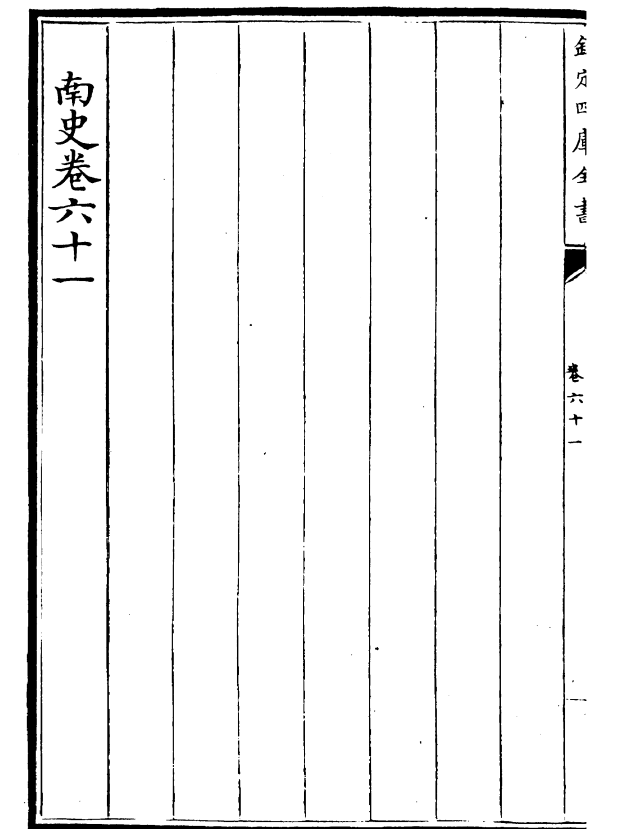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槖駞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

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懐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懐瑤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畧盡魏相安定公遺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震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赴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恵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

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甍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廚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鷰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强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

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鴆毒唯命也夫


南史卷六十一

南史卷六十一考證

陳伯之傳張繡剸刃於愛子○剸監本作手今從閣本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梁書中作申退作降

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疑監本訛陳今改正又梁書云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啟乃表高祖與此小異

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𤣥寶於溱水○𤣥魏書作云

南史卷六十一考證

謹案卷六十第十六頁後三行豈若緩其告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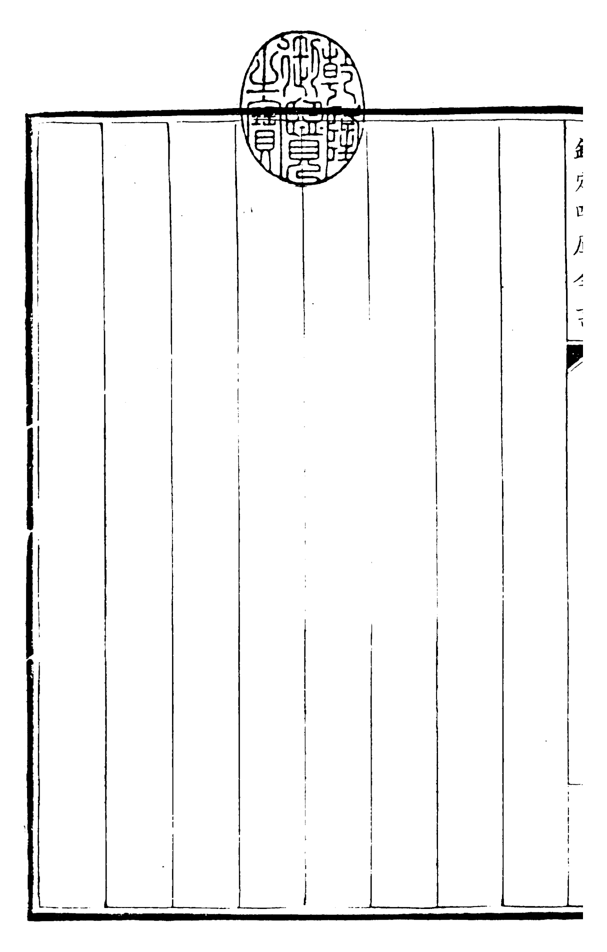
辰刊本若訛不據梁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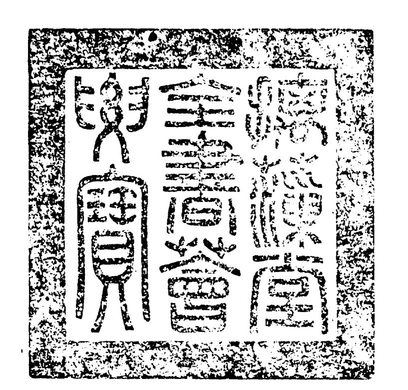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刊

本儒訛外據梁書改

第二十六頁前一行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刊

本後軍訛後為據宋書考證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劉鳳𣘻
謄録監生臣鄧肇槐